# 田 野 之 子

＊＊＊＊＊＊＊＊＊＊＊＊＊＊＊＊＊＊＊＊＊＊＊＊＊＊＊

大人们告诉我，东荆河是一条大龙游走之后所留下的痕迹。对此我有点似信非信。不过对着远去的篷船、东流的河水和远方的地平线，我始终充满幻想，远方也许是与我的家乡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如武汉、上海、北京。

# 小 儿 子

我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年月不感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中国的生辰八字之类的玩意儿和西方占星术之类的把戏。小时候只记得母亲说我是癸卯年生的，后来知道所谓的癸卯年原来就是公元一九六三年,而出生的月份就是农历七月,至于哪一天,虽然听母亲说过,但我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变得朦胧不清了。不过有时村里的一些婆婆妈妈和我母亲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谈到我的出生。她们说，我出生的时候她们正在田里采棉花。那虽说是秋天了,但天气还热得不行,人在棉花林里流着一身汗。因为在农村,当时并没有实行户口制和身份证制,所以我的出生日期就无需写入文字了。只是后来到镇上读高中和到城里读大学需要填表格，出生日期的填写就变成了一个必要的项目。根据母亲所说的农历的日子,我便写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事实上,在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和护照上的出生日月都是不准确的。就在前不久,我回老家翻了我的家谱,上写着我出生于农历癸卯年的七月二十六日,即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一些伟人在他们出生时，天地自然都会出现某种奇异现象，

当然这些现象是美好的吉祥的。我的母亲和乡亲却从未说过他们在我出生时看到过什么或听到过什么奇异的现象，不过也许那一天在我家乡的田野有一颗成熟的果实被风吹落在大地上。这注定了我这一生只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我从小时开始就没有做过当什么大人物的美梦,如当‘主席’和‘总统’之类。

但我的面相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按照我们家乡的审美观,我小时候绝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男孩。我高眉骨,小眼睛，鼻梁不怎么高，嘴大且唇厚，有人还说我脑袋上长了反骨。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突出的是,我的面部天生就有几个黑痣,其中有三颗在右脸从额经眉上到眼下形成一条线。这条线有什么意味，一般人都没有想过。但我的姨在我小时候，每次见到我，总说这条线是克父的,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去世,就是因为我的面相。我不相信姨的话，我不能承担父亲去世的责任。因此我对她的判断极为厌恶，并怀有一种面对女巫般的恐惧。每当姨说我克父时，我都会用听来的肮脏语言来骂她。而我母亲就会劝我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也会说我不懂事。

一个小孩生下来自然要给他取名字，但关键在于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在我的家乡，人们要么给小孩尤其是男孩取些极为低残的名字,如狗娃、牛娃、憨巴之类,据说这样好养大成人，避免不幸夭折 要么取一些传统的名字,如仁义道德之类,表达了儒家的一些观念 当然还有的与时代政治相关,如爱国、爱民、爱军之类。我的父母对此均无兴趣。在我前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由此父母只是简单地按他们所生的儿子的顺序叫我为“四娃子”,或者简称‘四’‘老四’。这是我的小名。

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早已去世。我既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什么故事。我只知

道彭家的先祖从江西迁移到江汉平原，其中一支就定居在东荆河畔。他们都是一些平民百姓，没什么丰功伟绩可言。彭氏家族就在东荆河畔过着亦渔亦农的简单生活。

我家住在河的北岸。由于岸边地势低洼，难免积水之苦，彭家在那里就地取土筑台。于是在高台筑好后，台前就形成了两个水池。人们在台上盖起了房屋，种植了杨柳，而池内在夏天的时候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还有鱼儿嬉戏于其前。这看起来是一个美丽的彭家台。但也许它的风水并不好。我家的邻居是我的叔祖父一家，他们是当地有名的富农，家里盖了非常高大的瓦房。叔祖父也是读过十年长学的人，当贺龙在洪湖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曾给贺龙当过文书，并留下了一个印章。但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只好将他兄弟的儿子过继来。不幸的是连续过继的两个侄子都相继死亡，最后他只好将他另外一个侄子的儿子过继来，以延续香火。我家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的强烈恐惧，同时家穷不愿与富为邻，外加上我家的房子由于父亲赌博而输给另外一个村庄的农民，不久就迁出彭家台，移到东边不远的台上去，在那里盖起了房子。这个新家相当简陋，人们用木头搭起架子，再用稻草盖好屋顶，用芦苇加泥巴做成了墙壁。而室内则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这就是我童年时的家。

如果说茅屋是我的小家的话，那么东荆河则是我的大家。它是一条大河，上接汉水，下通长江，宛如一条巨龙从我家门前流过。对我儿童时代的经验而言，它的所有方面都是最中之最，它的河堤是最高的 它的水面是最宽的 它的沙洲是最大的。东荆河堤内外栽满了垂柳和水杉，盛夏的色彩仿佛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而冬天无叶的树枝则似乎成了死亡的形象。河堤上的青草在风中摇曳，水牛自由自在地啃吃着它们。青草混合着牛粪

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这青草的世界也常常是我们儿童的嬉戏之所。当然更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是沙滩和河水。在沙滩上我们可以寻找到色彩斑斓的河蚌和蛤蜊，在水中我们则光着屁股游泳和捕鱼。不过那深深的河水对于我们是神秘的，甚至是恐怖的。听说河里有落水鬼,每年都要让一个玩水的人淹死,以便让自己重新投胎。同时河里还有一种叫江猪的怪物，它专门吃小孩。这样我们每次游泳时都带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是对于玩水的快乐的渴求，另一方面是对于死亡的畏惧。因此这是一种冒险。对于儿时的我,东荆河有许多迷惑之处,例如它哪里流来的,又流到哪里去,它是怎样形成的。大人们告诉我,东荆河是一条大龙游走之后所留下的痕迹。对此我有点似信非信。不过对着远去的篷船、东流的河水和远方的地平线,我始终充满幻想，远方也许是与我的家乡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如武汉、上海、北京。

# 父亲之死

对于我父亲,我的印象极为稀少且朦胧,因为他在我两岁时就因病去世了。我对父亲至今能保持的记忆只有两个。一个是父亲在我家草屋上修屋顶。稻草由于日晒雨淋就会腐烂，由金黄色变成黑褐色,这时房子往往就会漏雨,因此屋顶每年都要翻修。那天我在屋前玩耍,看到父亲在屋顶上,感到非常惊奇,我朝屋顶喊他,但我叫的不是‘伯伯’(爸爸),而是‘姆妈’(妈妈）。邻居的婶娘们则笑着骂我是一个憨娃，说那不是我的姆妈,而是我的伯伯。后来我回到家乡时,她们总是喜欢提起这件事，说我小时候可怜，我连父亲都不会叫，可父亲就离开了我。另一个是我父亲的葬礼。据说我父亲是患流行脑膜炎死的，死时还不到五十岁。这病要是在今天的农村根本就不是死症，但在当时却是可怕的疾病。我对父亲的生病过程一无所知，只是记得有一天有很多人聚集在我家门前，围绕着黑色的棺材嚎啕大哭。我的大姐抱着我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哽咽抽泣,家里的人都伤心欲绝。但我自己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离开我们走了。但他一直生活在我母亲的心里，存在

于我们的家庭之中。在我家的堂屋的神柜上，端放着父亲的黑白画像。这是在父亲临终前，母亲用手将他闭紧的双眼抹开，请乡下的画师画的。每当我走进堂屋，就看到了父亲的形象。尽管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画像，但它就是我父亲的存在。不过这个存在的父亲却是死去的父亲，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是咫尺天涯。因此父亲看着我的眼光却常常使我感到害怕，这使我往往不愿意一人孤独地呆在家里与父亲为伴。当然父亲在家里的存在不仅以画像的方式置放在那里，而且以幽灵的方式参与家里的活动。特别是在每年的除夕之夜，母亲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时，她总是要把餐桌的上席空出来，并摆一副碗筷，那是给父亲留下的位置。然后母亲以我们的口吻轻声地请父亲吃饭。我觉得父亲已经动了第一筷子，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因为家穷，所以家里平时都是粗茶淡饭，只是逢年过节，家里才有鱼肉，可以美餐一顿。而每一次美餐时，我们都和父亲在一起。此外父亲的幽灵还常常显现出来，如在家里人生病时。我的大嫂和二嫂经常头疼和胃疼，对此当时的赤脚医生一般都毫无办法。这时我母亲认为是父亲在阴间没钱用了，因此他的幽灵回家来要钱而缠住了她们。为了证实这一点，母亲按照家乡巫术的仪式，端一碗水放在嫂子的病床前，把一双竹筷放在碗中央，用水浇在筷子头上，让它站立起来。如果当呼唤父亲的名字时筷子站立起来了，那么这就是父亲的幽灵在作祟了。母亲边这么做，边口中念念有词，要父亲的幽灵保护家人，不要让嫂子们生病。她会给父亲烧纸钱的，让他在阴间不至于困顿。之后果然嫂子们的病就好了。我在旁边观看时，倒不是惊奇这种巫术的灵验，而是害怕父亲幽灵般的存在。他不可见，但他却又时时来到我们的周边。

父亲去世之后，家境自然更加艰难。大哥已经结婚生子，独

立门户。后来二哥也结了婚，不久也分了出去。在大姐出嫁之后,就是母亲、三哥、小姐和我相依为命了。有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会回忆起她和父亲的一些往事。我母亲也是苦出身,她只有一个妹妹。外祖父母按照习俗要她们裹脚。母亲非常听他们的话，让自己的双脚变成了三寸金莲。但这成了她一生的痛苦,使她不能远行,因此她常常诅咒自己的小脚,希望有一双天足。与母亲不同,小姨则性格刚烈,外祖父母晚上给她裹脚,她白天就解开。这样小姨依然保持了她的天足。外祖父母家也许是我们村最贫穷的,他们都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于是他们把母亲送给彭家当了童养媳。母亲说,她在彭家过的也是苦日子,生活艰难。她和父亲结婚后,曾逃过荒,避过难,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后来母亲谈起父亲的死时说,要是现在,父亲的病就有救了。

也许是我当时太小，父亲之死并没有在我心灵上造成任何阴影。我母亲的爱护弥补了父亲不在的缺憾，同时我大哥二哥都已长大成人,并先后当过村里的小头目,这使他人不敢随便欺负我。

但当我离开了我周围熟悉的圈子,遇到其他人时,他们总爱问我的父亲是谁？我会告诉他们我父亲的名字。他们又会接着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也会告诉他们我父亲死了。这时他们就会把我不放在眼里,不屑于继续向我问话,而是把兴趣转向那些父亲是书记和队长的孩子身上。从小我已经在大人的眼光里感受到了父亲在与不在的差别了。有时我和小伙伴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会大声叫喊我的父亲死了。这使我感到深深的羞辱和痛苦，因为他们是在幸灾乐祸。我的愤怒使我和他们拼命厮打,直到被人分开。

没有父亲的生活对于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消极的。我没有了庇护,没有了后台,没有了一个无条件为我承担责任的人。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正是没有父亲和父亲般的人的存在，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个性。我自己的任何事情都不和人商量,不找人咨询,而是自作主张,敢作敢为。

# 游戏的日子

我的童年时代是朦朦胧胧的，但又是无忧无虑的。

在我所生活的地方和年代，可没有什么幼儿园和各种各样的学前补习班,教授音乐、美术和体育等科目。我认为各种幼儿班尽管启发了孩子的智力，但是它在根本上是对孩子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折磨。这种培养的背后是人们所谓的“望子成龙”的陈腐观念和追赶攀比的世俗恶习。在成人的高压下，孩子的天性受到磨灭,而没有得到自然的发展。

我所生活的空间不是幼儿园，而是自然大世界。这个大自然是多么奇妙。天上的太阳是金黄色的，但它早晨和黄昏是血红色的，在中午又是白色的。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又是缺的，人们说月亮上有一个兔子。在无月的夜里则闪烁了明亮的星星，北斗星和牛郎织女星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最爱看的是流星雨,它们在天空划过一道又一道的光痕,然后消失在无限的夜空之中。在星光全无的夜里,黑色则充满了恐惧,此时也许是鬼魅出没的时候。地上是黄土,长满了庄稼和野草,其间又活跃着许多昆虫和动物,如蚂蚁、蜻蜓、蝴蝶、青蛙、毒蛇等。河里则有

水，有鱼和其他东西。夏天的暴风雨会伴随着雷电。刺眼的闪电和爆炸的惊雷似乎不仅要毁灭整个原野，而且要威胁那些躲在家里的人们。冬天的大雪将天地之间都变成了白色，路上的行人仿佛成了黑色的蚂蚁。

在这样的自然天地里,我这个农民的孩子成了野孩子,成了一个小小的动物。也许因为这样，我似乎和动物有共同的语言，是它们的亲密朋友或敌人，这样我就特别喜欢和动物玩耍。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捉蚂蚁。我们在蚂蚁经常出没的地方放一点饭粒，它们马上就会从洞里倾巢而出来搬运食物，在洞穴和食物之间的来回路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黑色队伍。对此我们的心头涌现出莫名的兴奋。但我们决不只是站在这里静观欣赏,而是用石灰或樟脑丸在地上划一个圆圈,让这群蚂蚁只能在圈内团团转。看着蚂蚁无计可施的样子，我们不禁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到最后我们或者打开一个缺口让蚂蚁全部逃离，或者将全部蚂蚁一脚碾死。不过我和小伙伴最爱好的则是捕捉一些飞行的昆虫。春天家前的篱笆内外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并散发出迷人的芳香，引来了一群群蜜蜂和蝴蝶。我们乘它们专注于亲近花朵时,就一手把它们抓住,然后放进备好的白色玻璃瓶中，以便欣赏它们的体态或声音。但对另外一些昆虫,却不好用手去抓了,这样我们就只好借助于某些工具。最常见的是，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在它的尖部绑上一个三角架,去搅蜘蛛网。然后我们站在远处,拿着竹竿来捕捉蜻蜓和知了。我们将捕捉到的蜻蜓和知了剪断其翅膀，这样它们就不会飞走，而乖乖地在我们的周边爬行。那忘掉了被囚禁境地的知了有时竟歌唱起来,但它的声音显得有些孤单,因为它不能加入到树林中的知了们的大合唱中去了。

在捕捉动物的活动中,最冒险和最刺激的是打蛇和掏鸟窝。蛇和老鼠都是恶毒和丑陋的动物，因此俗语当中就有“见蛇不打三分罪”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老鼠其实不好打,因为它过于机灵,人不在的时候出来,人在的时候就走。蛇虽然也是灵敏的动物,但大部分蛇的爬行速度过慢,因此容易被人活捉和打死。对于蛇，我有许多恐怖的经验。我的邻居的一位女儿在田里劳动时,她的脚被蛇咬了,小腿肿得可怕。当时她家求助于流浪到我们那里的一个乞丐、一位隐姓埋名的中医师,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她才能下床活动。一次我和小伙伴在河塘里裸体游泳戏耍时，就不幸被躲在塘边的无毒的水蛇咬中了屁股。当时我痛苦得哎呀一声急忙爬上了岸,摸着迅速肿胀的屁股,鬼哭狼嚎。但不久肿胀的屁股又瘪了下去，我便平安无事地又去玩水了。尽管我怕蛇,但我对打蛇怀有莫名的兴趣。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拿着竹条,到村边的草地里寻蛇,不久就发现一条一米左右长的蛇缠住只青蛙。蛇见到了我们，就丢开那青蛙准备逃走。但我们其中年纪最大且胆子最大的一个快速跑去，一把抓住了蛇尾,将蛇提了起来,并迅速地抖动着。这样一来蛇就无法向我们进攻了。后来我也提着蛇的尾巴抖动了一会儿，心里既害怕，又快乐。与抓蛇一样，掏鸟窝也是一件会使人心跳的事情。一些鸟特别是一些比较大的鸟都栖息在高大的树上。我们在爬的过程中，那粗糙的树皮会很容易地划破衣服和手脚的皮肤,以致流血。当爬到树顶时,树干变得较细,人和树都会在空中颤抖。这时心里常常就会发虚，手脚冒汗。一旦能掏到鸟蛋或小鸟,那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假使一无所获,则不免兴味索然。有一次掏鸟窝的经历可谓惊心动魄。我和小伙伴同时爬两棵相近的树,他爬得比我快,已经准备去掏鸟窝了。突然

他发现居然有一只蛇的尾巴露在窝外，一条蛇正在吞吃鸟蛋。他惊呼有蛇,不顾一切地从树上溜了下来。我当时听到呼叫,也吓得魂不附体,赶快落到地上。当我们飞快远离树林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着。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掏鸟窝了。

除了抓动物之外，我还养过一些动物。最简单的是我把蝌蚪装进有水的玻璃瓶里,不久就可以看到它的尾巴消失,小腿长出。我的哥哥姐姐们常常会在劳动之后给我带来一些小动物，如乌龟、野兔等。我都会精心照料它们。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只乌龟,看到它一副憨厚的样子,觉得非常可爱。我给它喂了一些谷物,并把它放在盆子里,盖上了盖子。不料一夜之后,它就逃得无影无踪。后来我还养过一只受伤的野兔，每天除了给它喂草之外，还用油涂抹它的伤口。这只受伤的野兔居然活了很长时间。在乡村，狗和猫是人们养的最多的动物了。狗是为了看门,猫是为了灭鼠。我和我家都不喜欢狗,对它没有亲近感。但我家倒是养过猫。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和小猫逗着玩，一不小心将猫弄得不能动弹了，它好像是死了。但我们听说过猫有九命,如果把刚死的猫放在泥地上,再用盆子盖住,然后用棍子敲打盆底，那么猫就会死而复活。按照这种办法我们折腾了半天，把盆子揭开，但发现小猫仍然躺在那里毫无动静。看来小猫真的死了，而且是被我们弄死的。这可把我们吓坏了。猫不是老鼠和蛇,弄死它是有罪的。同时猫死后会来复仇,它的鬼魂会缠住我们,不是把我们弄病,就是把我们弄死。我们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一个小伙伴不知从哪里学到一个让小猫的鬼魂不缠住我们的办法。我们站在小猫尸体的周围，把中指放在嘴里再拿出来,然后发誓说,我们不是有意弄死小猫的,要它不要缠住我们。如此这般我们就挖了一个土坑,埋葬了小猫,最后如释

重负地回家了。

我和动物的玩耍极少是一个人，大多是和小伙伴在一起。儿童害怕孤独,总是喜欢热闹,喜欢和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一起游戏。由于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大我许多，我几乎和他们找不到共同语言。这样我平时最爱和邻居的小伙伴玩耍，有时疯得不愿回家吃饭睡觉，母亲只好站在门前大声喊我。我和小伙伴的游戏是多种多样的,如捉迷藏,小小的摔跤比赛。我们还模仿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做饭。我们挖来一些泥巴,加上水,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之后还用树枝当筷子把它们夹到嘴前，装成一副品尝的样子。此外我们也模仿成年人的劳动生活，插秧，割谷等。不过我们更喜爱在一个小水沟中用泥块垒成小水坝,然后开一个闸门,看着水哗哗地流淌。在儿童游戏中,最能使我们兴奋的是在夏天的月夜下在禾场上打仗。我们拿着木头等做的枪支,分成两队,分别躲在禾场上两头的庄稼垛后面,然后搜寻对方。如果我方发现敌方的成员，并大喊他的名字说他被打死了,那么他也就是死了,并乖乖地跑在禾场中间,如同死尸一样在那躺着。要完全歼灭敌人，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我有时回家时就已深更半夜，不免要挨母亲的训斥。

虽然我平时和小动物玩，和小伙伴玩，但也终觉单调无聊，没有什么刺激性。因此我总是盼望着过节。过节是多么地好哇。

在农村,最大的节日当然是春节了。到了腊月,节日的气氛已经开始弥漫,而且越来越浓。天气变得寒冷,大地呈现出一片静谧,田野早已看不到人们劳作的踪影,路上也只有稀少行走的男女,相反人们大多只是在家劳作,准备年货。每当过年时我都想要新衣服、新帽子和新鞋子,最好哪位长辈也能给我一块的压

岁钱。但由于家穷，我的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都只是成了白日梦,我只能得到由别人穿小的衣服,而得不到一分钱。这样我不得不羡慕那些有新衣服和压岁钱的小伙伴。不过从除夕开始，我却能连续十天吃到鱼肉，充分满足了自己肠胃的空虚和舌头的贪婪，这可是过年最美妙的事情之一了。此外从大年初一之后，门前被雪铺满的路上或大雪融化了的泥泞的路上便川流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是相互拜年的乡亲，是回娘家的小媳妇，是看丈母娘的新女婿。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在各家各户门前表演的划旱船和河蚌精的队伍。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戏服,敲打着锣鼓,小丑拿着把破扇子,会做几个滑稽动作和讲几句俏皮话，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船主和河蚌精则会唱起我们当地的花鼓小调。在表演的过程中，主人会放鞭炮，以表示欢迎。鞭炮的爆炸声未停止,我们就会蜂拥而上,抢那些尚未点燃的零星鞭炮,装在荷包里,然后在路上不时地放几颗。

春节的鞭炮爆炸的火药味在空中尚未彻底消失，人们又迎来了元宵佳节。这时人们吃汤圆和团子。我个人更喜欢后者而不是前者。团子是由米粉做成，里面包有腊肉、香干和其他东西,通常有一拳头大小。如果把团子放在灶内烤成金黄色,那么吃起来更是其香无比。白天会有远方来的舞狮子的和玩龙灯的。我们跟随他们走乡串户，不愿回家。晚上我们则拿着大人们给我们制作的小灯笼在门前的空地上游玩，比谁的灯笼亮和谁的灯笼漂亮。

元宵之后的日子是单调的,而且雨水特别地多,这极大地阻止了我们小伙伴的行动自由。好不容易才熬到端午节。此时母亲和家人就包粽子,将它们浸泡在水中。粽子虽然有股清香,但我却不愿多吃。我对端午节的热情决不是因为粽子，而是因为

人们在门前的东荆河进行龙舟比赛。端午那天，河里聚集几十条船只，它们都装饰了龙头和龙尾，船员们也裹上了红色的头巾。他们在锣鼓声、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挥动双桨，努力超过对方。船儿就像离弦之箭飞向远方。我们也会在岸边跟随船儿奔跑，但不一会儿就被飞快的龙船丢在后面。

到了中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节日。人们可以吃到乡村作坊制作的非常普通的月饼。除此之外，对于儿童来说就没有任何节日的意味。不仅我和小伙伴们，就是村里的白胡子老头们也不知道如何在中秋赏月。月光如水，只是流下了乡村的一片宁静和寂寞。

一年四季中，比起平时农民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节日当然是美好的和快乐的，但它毕竟是稀少的和短暂的。因此在节日之外，我们就希望村里能有大事发生，如某家生孩子，男的结婚和女的出嫁，还有老人的葬礼。

农妇生孩子没有现在城里的女人那么复杂。她们无法做所谓的孕期检查，也不会到医院的产房去生产。有一些农妇就是在田间锄草时生下孩子，用锄头割断血淋淋的脐带。这样的孩子一般取名叫‘田生”。当然更多的农妇是在自己家里生产，由请来的接生婆负责生孩子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听说谁家要生孩子时，就会兴奋地聚集在那家门前打闹。产妇的阵痛所发出的叫声如同鬼哭狼嚎，撕肝裂肺，叫人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但不久孩子出世后便是婴儿的啼哭了，其声音高亢无比。我们也会跟着一起欢叫。此时这家里的人就会喜气洋洋地给我们每人一碗红糖水。那水真甜，我们喝了一碗还想喝第二碗，但一般是不会有这种可能的。有的好心的家里还会给我们刚刚煮好的鸡蛋，我们不怕那冒着热气的滚烫，一口吞了进去。